书里书外

重读王愿坚，从史中寻诗

郭 帅

长征，是一座文学的富矿。回望长征文学，“王愿坚”这个名字有着独特的意义。他的《三人行》《七根火柴》，是语文教材的常青树，镌刻进几代中国人的长征记忆。他参与编剧的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四渡赤水》等电影，受到观众欢迎。他，是以非亲历者身份写长征的开启者。

叙述长征，最早是由长征亲历者开始的。从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诗词、陈云的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、邓发的《雪山草地行军记》，到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《红军长征记》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剧作《长征》《万水千山》以及大型革命历史回忆录《星火燎原》，形成了壮观而可靠的长征书写。还有谁比这些亲历者更有优势去叙述长征？还有哪种叙述比亲历者的叙述更加可信？

然而，紧随着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》的再版和《星火燎原·长征》的征集，非亲历者王愿坚的《三人行》《七根火柴》等长征题材小说发表了。

王愿坚没有参加过长征。他192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，长征开始时才5岁，16岁参军，主要在山东军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，直到1952年调任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。从1956年开始，王愿坚参与《星火燎原》的编辑工作，前后达10年之久。10年中，王愿坚泡在革命战争史里，密集地接触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指挥者，面对面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历程和真实情感。

编辑《星火燎原》的岁月，也让王愿坚深入了解长征：“读到了这页活生生的、饱含着血肉和情感的战争历史，如同进入了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世界，我被深深地迷住了。”正是这些含血带泪、激动人心的故事，启蒙了王愿坚的长征创作，“慢慢地心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：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吗？如果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转述出来，让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受到感染和教育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但来自身份的压力也实实在在——王愿坚曾把表现周恩来长征侧影的短篇小说投往文学刊物，送审过程中遭到质疑：“作者没有参加过长征，怎么能写长征？”妻子翁亚尼在王愿坚去世之后也坦言，王愿坚一再被提醒“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”，他的内心不是没有焦虑。然而，他始终无法割舍“长征”，王愿坚曾这样描述一个作家被伟大题材所牵动的情景：“这些思想、感情和形象不断地敲着作者心灵的门窗，打扰着他的清梦，它们比安眠药的力量大得多。于是，他睡不着了，只好坐到桌前，扭亮了台灯，铺开了稿纸，把墨水和泪水一块儿流到稿纸上。”

最终，王愿坚用一篇接一篇、一篇是一篇的短篇小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。

虽是小说，王愿坚要求自己必须“写得真”。为此，他下了大功夫。10年中，王愿坚两次踏上长征路，追寻长征的足迹，《七根火柴》《三人行》里的沼泽草地和《足迹》《夜》里的大雪山，都是他亲自走过的。他还持续走访亲历者：采访了十大元帅中的八位，开国大将中的六位，还有其他将军一二百人，至于一般亲历者更是难计其数。场景要真，情节要真，情感更要真。王愿坚偏爱使用第一人称，以此代入自己的真情实感，“把自己的体验、感情流进长征里面去”。有的作品甚至是他“从头到尾流着泪写下来的”。

王愿坚短篇小说集《后代》，该书于一九五八年出版，收录《七根火柴》《三人行》等作品。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

左图为《百部红色经典·党费》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）、《七根火柴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 资料图片

王愿坚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素材搬进小说，而是进行了精细的艺术加工。他特别善于凝练意象。《七根火柴》中，他成功渲染了草地之上那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，以小见大，映照着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恢弘图景。《三人行》中，漫长的行军路上，“挤得那么紧，排得那么整齐”的人字形雁阵，象征着庄严行军的长征队伍，极具画面感。《肩膀》《足迹》《草》《路标》，从题目就能读出强烈的象征意味。写人物，王愿坚毫无保留地突出他们的灵魂之美。《党费》写一个党员把省下来的一筐咸菜作党费，写她在危险面前为保护同志挺身而出，结尾写道：“是的，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，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？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？”这样一颗晶莹纯洁的革命心灵，让人感动。

王愿坚小说的美，不是优美，也非血色浪漫的悲壮，而是一种崇高之美。这种崇高并非通过无限拔高人物和虚构情节来实现，而是扎根于坚实的史实。在长征这座革命的矿床上行走，王愿坚自述“我找的并不是历史本身，而是历史里蕴蓄着的另外一种东西。这种东西可以叫作诗。”为了在“史中寻诗”，需要“从时代的高度去分析认识历史”。由此，既不脱离现实又更高地表现了现实，其单纯而明朗的色彩，也弥补了只掌握二手材料的经验不足。“真实而崇高”成了王愿坚叙述长征的美学特征，也使长征这一革命历史资源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。

王愿坚曾立下“写尽红军英雄志”的宏愿，还把红军长征三部曲写出了提纲。1985年，当看到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长征的作品在《参考消息》上不断登出时，王愿坚感到“对我的震动很大”，但他转而说：“即使他写10本关于长征的书，即使有10个美国人来写长征，我还是要写长征的。”这番话，表露了一个作家的自信和坚毅，以及沉甸甸的使命感。

回览长征文学史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一批批更年轻的作家不断捧出新作。革命历史叙述的空间越来越开阔，一些作品在选材、体量、艺术表现等方面体现出创新与超越。他们接续了“真实而崇高”的美学形态，在“史中有诗”的艺术之路上走得更远、更自信。

（作者单位：西南大学文学院）

读书有味

为什么要画书店

绿 茶

10年前，从没想过我会和画画产生联系。那年孩子3岁，正是人们常说的“每个孩子都是天生艺术家”的时候，某天，正陪着他兴致勃勃地共读绘本，他突然说：“爸爸，你教我画画吧！”这一句，惊出我一身冷汗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没有正式地画过画。

我们找出笔纸，照着绘本涂鸦起来。从此，共读绘本变成共画绘本，你一笔我一画，然后一起涂上花里胡哨的颜色，画画，真是乐趣无穷呀！慢慢地，我们也各自找到自己喜欢的题材，儿子爱画飞机、火车、汽车，而我则画自家书房、朋友家书房，以及各种各样的书店。当时，我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书店的书，这些画堂而皇之地成了书中配图。

转眼间，孩子已经上了初中，再没有时间和我一起画画了。而我还在年复一年画着和书有关的小画，尤其以书店为主，应该已经画了超过500家。这几年，我先后在济南阡陌书店、章丘归来书院、武汉萤照书局等书店举办了“在书中小站片刻”书店插画展。同时，连续三年主编《书店日历》，每家书店都会配上一幅我画的书店手绘，希望能以日历的形式生成一部“书店编年史”。

从1996年在北京风入松书店做小店员算起，我与书店的缘分已经30年，“书店情结”始终浓烈。今天，实体书店生存确实艰难，不时看到闭店的消息，当然，也收到很多书店开张的好消息。为什么书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？我采访了几百家店主，问他们是被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开书店。尽管回答五花八门，但能感受到，他们内心深处共同的对图书出自本能的热爱。这群无比可爱的书店从业者，要处理繁琐的日常事务，还要忍受人迹寥寥的失落与无奈，但始终没有舍得关上书店那扇门，他们的理想、坚守和耐心，深深打动了我。我无法画下全部细节，只能就眼前所见，留下书店最美好的样子。

创立20多年的北京布衣书局，搬了10多次家，每次搬家，我都要去画下来，他们在不大的空间设立直播间，每天直播两到三次，以维持书店的日常流水；济南的阡陌书店把10多家店开在了景区里，配置契合的图书和文创，打造出一幅生动灵秀的济南文化图景……书店人以不同方式努力挖掘自身特色，为的是让书店好好活下去，点亮一盏不灭的阅读之灯。

其实，至今我依然不会画画，比例、透视、层次等总是掌握不好，但正是这种不会的状态，让我保持着画画的热情。有时候好几天我只画一家书店，久久地凝视这家书店，爱，就发生了。我们现在似乎很难持久地凝视一样事物，一个短视频看三五秒就刷走了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，轻易就交给AI（人工智能）。而我拙笔下的书店，似乎是AI看不上的，AI的确会生成正确的比例与透视，却没有注视中的珍重与爱。

有一年，和几位朋友去探望画家黄永玉。听说我也在画画，黄老看了看我画本上那些不成样的作品，鼓励说，“挺好，就这样画，不要学，千万不要学。”黄老顺势用我的画本，给我画了一幅速写。这个画本我一直珍藏，包括那句“不要学”，激励着我用自己的笔把书店画下去。

下图为湖南岳阳书门书屋手绘。 绿 茶绘

庄子告诉我们的幸福答案

——读《至人庄子》

闵靖阳

《至人庄子》：周国平著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在忙碌紧张的现代社会中，很多人都在寻觅安顿心灵的方法。哲学家周国平在新作《至人庄子》中，给出了一种思路：2000多年前，庄子过上了一种既不内卷也不躺平的自由快乐的生活，这就是“逍遥”。

“至人”是庄子定义与向往的最高境界的人，而周国平就把庄子称为“至人”——本真又通透。《至人庄子》基于作者80多年人生阅历，把对庄子的深刻体悟，用流畅的散文娓娓道来，呈现出跨越2000多年的思想共振。

本书重点阐述了庄子的人生论和认识论。庄子的人生论为“逍遥”，认识论为“齐物”。何为“逍遥”？作者总结出“六字真言”：“自由魂，平常心”。庄子有一种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超越，是自由魂的必然，又“不敖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”，是平常心的表现。这种看似悖论的存在正是庄子人生的魅力。他不愿意沉溺于名利之中，也不愿意斩断尘世的羁绊，而处于入世与出世之间——“游世”，以一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态度来面对人生。入世可以，但不要“内卷”；出世亦可，而不是“躺平”。书中《性命之情》《处世的方法》两章分别陈述了庄子如何实现自由魂与平常心。作者梳理总结了《缮性》《至乐》《人间世》等诸篇的思想，提出的办法是：保持精神充盈，守护生命纯粹，不被外物支配，为人处世外圆内方，顺人而不失己，慎言藏锋。

何为“齐物”？就是超越物体表象的差异，认识万物在“道”维度上本质的统一。本书深入阐释了庄子思想的“超前性”。宇宙是否存在最初的瞬间？梦境和清醒有什么不同？语言是否能够精确地表达思想和感受？这些问题直到近代才由笛卡尔、洛克、休谟、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系统提出并探讨，而庄子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通过《齐物论》等篇章触及。庄子的思想虽然缺乏西方哲学严密的逻辑体系，但他的“意出尘外、怪生笔端”，也令抽象艰深的西哲望洋兴叹。

作者对《庄子》文学性的解读尤其精彩，他不仅精准捕捉到这份旷世才情，更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《庄子》的意象和语言之美。书中对《逍遥游》中鲲鹏气势的磅礴铺陈，对《齐物论》中地籁万窍的幽微解读，既是哲学的剖析，更是文学的品鉴。作者对庄子浩瀚如海的想象力和汪洋恣肆的文风作出诠释，将一个瑰丽幽默、解构陈规定见的庄子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正如作者所揭示的，庄子开创了一种“审美的人生观”，而阅读这本书也是一场审美的体验。

《至人庄子》不拘泥于繁琐的考据与训诂，力图剥开历史给庄子裹上的陈旧外衣，把他还原成一个有着赤子之心却又无比通透的鲜活灵魂。当被世俗的喧嚣困扰，你可以翻开这本书，去感受那份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磅礴，去练习那份“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”的从容。它告诉我们，只要心中有逍遥，世间即是桃花源。

把机器拆开看 把原理讲清楚

——《中国高端制造知识图解》编创手记

曾 航

我做过十几年科技报道，一直很喜欢看“大人物传记”。一个感受是，具备创造力的科技名人成长过程中，好奇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比尔·盖茨上小学的时候，父母给他买了一整套《世界图书百科全书》，使他对计算机产生兴趣，而马斯克在童年时就读了《大英百科全书》和大量科幻小说。于是我联想到，如何激发中国孩子的好奇心？

现在的中国青少年，不只在科幻杂志或百科全书上读一读国外最新科技动态，他们还坐高铁列车出行，看火箭发射直播，看得见、摸得着的高科技产品遍布身边。中国制造的成就值得自豪，科普工作如果只告诉孩子某项技术有多先进、又打破了什么纪录，多少有些可惜。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？一项技术怎样一步步实现？背后的门道，值得讲清楚。

2015年，我创办“军武科技”，后来又创办了“星海情报局”，通过新媒体账号介绍科技知识。创作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战斗机、坦克的外形能够引人注意，而当我们把外壳“打开”，让观众看到发动机、传动装置和零部件如何配合工作时，大家往往看得更投入。这让我们逐渐摸索出一种科普方法：少一些参数堆砌，多一些结构拆解；尽可能把藏在机器里面的东西呈现出来，让读者看见技术是怎样发挥作用的。

中国拥有一个广阔的工业世界。高铁列车、汽车、盾构机，哪一样不值得拆开仔细看看？于是，我们开始编写《中国高端制造知识图解》（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）。这些重器看起来毫不相干，背后却有相通的科学原理。新能源汽车的电机涉及电磁学，飞机机翼的设计离不开空气动力学，盾构机的掘进需要机械、液压与控制技术。孩子在课本里接触到的知识，就藏在每天看得见、用得上的机器里。把这层联系讲明白，科学知识也就有了具体的样子。

我们的目标是，把复杂的机器“拆开”，再把原理讲清楚。比如航空发动机，从外面看只是一个金属圆筒，内部却有压气机、燃烧室、涡轮等精密部件。空气从哪里进入，怎样经过压缩、燃烧，最后产生推力？光靠文字描述，读者很难在脑海中建立完整结构。我们就用三维建模展示各部件的位置，沿着气流的方向一步步解释发动机的工作过程。

书中收录了600余幅图片，涉及材料、机械、交通运输、航空航天、电子信息等领域。图虽多，制作起来却不能简单堆砌。有些内部结构无法直接拍摄，需要查阅专业资料重新建模、绘制；有些设备零部件众多，全部画出来反而看不清，保留什么、简化什么、选哪个角度，都要反复讨论。文字也要高标准，面对青少年读者，术语不能满篇堆砌，技术原理不能讲错。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审校。有时一幅图、几百字，背后要查的资料、要改的版本，远比读者看到的多得多。

年幼时阅读百科全书，是好奇心启蒙的良好开端。我们衷心希望，中国团队精心制作的、以中国科技题材为主、符合中国青少年阅读习惯的科普图书，能伴随孩子们的童年，启发他们的好奇心。如果多年以后，曾经读过这套书的孩子，有人对科技产生兴趣，甚至走进实验室、设计院和工厂，创造新的技术成果，那将是我们编写者最大的收获。

球罐型液化天然气船图解。 国防工业出版社供图

新书架

《湘江血战》：刘金田编著；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系统梳理湘江战役的作战背景、战斗进程，还原红军将士浴血突围的悲壮历程，讴歌向死而生的革命信仰，诠释伟大长征精神。

“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”——

让精神标识可感可知可传

海 飞

“何以大运河？何以中国？”

“华夏风云起，大国筑金汤。”

“一条泱泱大河，一部中华春秋。”

翻开由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编的“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”（简称“画传系列”），气势如虹的开篇，很难不让人心潮澎湃，思绪奔涌。五卷本画传分别为长城、大运河、长征、黄河、长江立传，从壮美山河地标到民族精神图谱，立体展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丰厚内涵。

建设国家文化公园，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。国家文化公园，特点在文化。它绝不只是大运河、长城等有形、实体的地理地标，还承载着中华千年文脉、万年文化、伟大长征精神等精神意蕴。策划出版这样一套书，难点在于如何思接千载、视通万里，更在于如何活化、形象化表达无形的民族精神内核。

画传系列，体裁为“传”，特色在“画”。这套丛书着力打破文字为主、图片为辅的传统模式，图片不再是文字的点缀，而是独立的叙事单元，与文字共同构建沉浸式阅读体验，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。这里的“画”是广义的，包括书法、古画、地图、历史影像、名家摄影等，类型丰富。以《黄河画传》为例，书中既有表现黄河自然地理的摄影作品与风景画作，也有鎏金铁芯铜龙、翼兽形提梁盉等“龙”文物贯穿始终，相互映照、彼此深化。

作为传记，写出文学性、生动性是一大要点。画传系列不论是在行文构架还是在叙事手法上都下足了功夫，让文物说话、让历史说话、让文化说话。每部画传都涵盖“自然地理—历史发展—文化精神—当代价值”的完整脉络。《大运河画传》从“国家、工程、城乡、文脉、人物、未来”六个方面展开，从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历史背景讲到当代大运河的申遗与保护；《长征画传》既展现了长征的艰苦卓绝，也强调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。

立体多维的国家文化公园形象，也通过有血有肉、生动丰满的故事得以呈现。例如，以赵孟頫、王世贞的旅途故事为引，《大运河画传》生动解读为何“大运河不仅是一条人工水道，更是融入了他们的人生意境之中”。运河烟波，承载着多少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与贩夫走卒的悲欢离合。《长城画传》延续小切口看大历史的风格。“明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，蓟镇长城脚下。一场长城建设大会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……”，吸引读者“梦回吹角连营”，来到边关行伍士卒的生活世界。

画传系列还以诗画共生的笔法，展现民族的诗意，文明的诗意。“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”，《长城画传》征引伟人名作，云淡风轻间，尽显革命豪情。《黄河画传》开辟“黄河诗词歌赋”专节，探讨黄河诗歌里的民族精神、时代风貌和社会变迁。

画传系列从2020年启动到2026年收官，6年多打磨，5部厚重之作，不仅是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生动呈现，更是赓续传承中华文化的积极实践。丛书以精神高度、创新形式、大众温度，让悠远的历史、悠久的文脉，变成了可感、可知、可传的当下资源，从书写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高度，带人们读懂中华文明的“根与魂”，读懂千年文脉的时代光彩。

“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”：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；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、江苏人民出版社、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。

读书

本版邮箱：dushu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张明瑟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 赵偲汝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